



卢军 著

TIBET ALONE

藏地孤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卢军 著

TIBET ALONE

藏地孤旅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地孤旅 / 卢军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225-361-2

I. 藏… II. 卢… III. 游记—西藏 IV. K9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0325号

藏地孤旅

卢军 著

责任编辑: 许 彬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段 芳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0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361-2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我回忆着你，你熟悉的悲痛

压迫着我的心灵

那时，你在哪里？

什么样的人围绕着你？

说着什么样的话语？

纯真的爱情为什么会突然降临在我身上

当我感到悲伤，并觉得你在远方？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站在山口望五明佛学院，对面山头白雪般的风马旗、雄伟的坛城、满山遍野的僧房、飘扬的经帐 一种神秘的、震撼的力量悄然而至，无声无息。



萨迦寺，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萨迦寺和我见到的许多藏传佛教的寺庙不同，更像一座威严的城堡。





//// 在路上

他去过的藏地，我几乎都去过；

我到过的藏地，有些他至今都还没有到过。

但这个有心人，把在藏地的经历，写成了这本厚厚的书，使藏地在我渐行渐远的记忆中慢慢变成了另一种神话。

四年前的那个盛夏，我从十世班禅的青海老家回来。他说，他会把出行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目标直指藏地。在众多为他的安危担心的听者中，我是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他想去的那些地方，我都或长或短、或深或浅地停留过，内心竟是非常希望他能达成这个心愿。

从那时起，他的脚步就没有停下。不是在云南，就是在四川，要不从青海发来短信，或者拉萨的朋友说他们正在小聚。当行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在茫茫的藏区，他的足迹如星星之火。对于牵挂他的人来说，唯一的希望便是他能安全，而他却兀自享受那被他称作“自由而贫穷”的曼妙过程。

在几年的行走中，我分明能感觉他如稚童般的开怀：夜宿无人的冰川边，幽静的天籁，一轮明月，即便是相思，却因少人有这样的体会而温柔起来；搭乘拉油的卡车，穿行于茫茫的新藏线，体能消耗巨大，却对生命有了别样的感受；甚至在从稻城到香格里拉，负重徒步三天，盘缠遗失，他也能坦然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法……

于是，这几年，他的身影出没于藏地一个个偏远的村落：在黄河源头，他给孩子们上课，在海拔 4500 米的天边，他教孩子们打篮球、学画画；借宿西藏老乡家，全家人都把他当亲人，情窦初开的女儿甚至嫉妒任何一个和他搭腔的女人；在金沙江边，他能和村子里的老奶奶聊半天，似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在藏地，他就像

是回家。几天洗不上澡，吃不到可口的饭菜，都不会令他不快。或许从开始行走的第一天起，这个曾经每日收拾得光光鲜鲜，出入高级写字楼的都市人，成了藏人中的一个，有酥油茶喝，有高原的空气，觉得人生的幸福也不过如此。

从几年前，选择不工作，十几年前，扔掉铁饭碗，二十几年前，回国……每一次选择，在别人看来都要痛下决心，于他，只是水到渠成。

“喝淡汤，读闲书，看美人梳头。”

这点理想似乎不再矫情，如果能试着去理解他的每次选择。

喝淡汤，成了他生活的一种；读闲书，也成了他生活的一种；只是，看美人梳头，完全就只能是生活的幻影。他读的闲书，是有别于许多人的。在他远行的背囊里，有安德烈·纪德、以赛亚·伯林做伴。在他，他只说是补课，补当年去国离乡时的缺。所以，他的文字时时透着想要学习的乖巧，却难免会流露出稚嫩的笔迹。好在，那些文字没有董桥的造作，个别地方偶尔也有屠格涅夫的纯真，于是，便欣喜他那些点灯熬油的功夫并没有白费。看到他的字，便不会奇怪，他为何喜欢浪迹的生活；读了他的文，细心的人会发现，其实，这个自以为是“藏人”笔下时时飘着江南的杏花春雨；而他的照片，绝对透出了画家父亲的基因……

旅行中，他也会露出倦意，别以为他会就此止步。他常常把 scorpions 带在身边，Don't stop on top，遒劲激越，好比阵阵鼓点催他上路。他也喜欢听 Mark Knopfler，那首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娓娓道来的仿佛正是他在西部旅行的故事。

选择了一种生活，他便想好了担当。

对他，生活只简单成一种状态：走在路上。

而把他推出家门的那个人，是我。

Jen

目 录

序 在路上 1

川行 *My Footsteps In Sichuan* 1



- 3 夏河
- 10 郎木寺
- 16 若尔盖
- 18 马尔康
- 24 丹巴
- 28 海螺沟
- 36 康定
- 37 理塘
- 45 稻城
- 47 亚丁
- 57 东义
- 59 东义—永宁
- 70 永宁
- 72 香格里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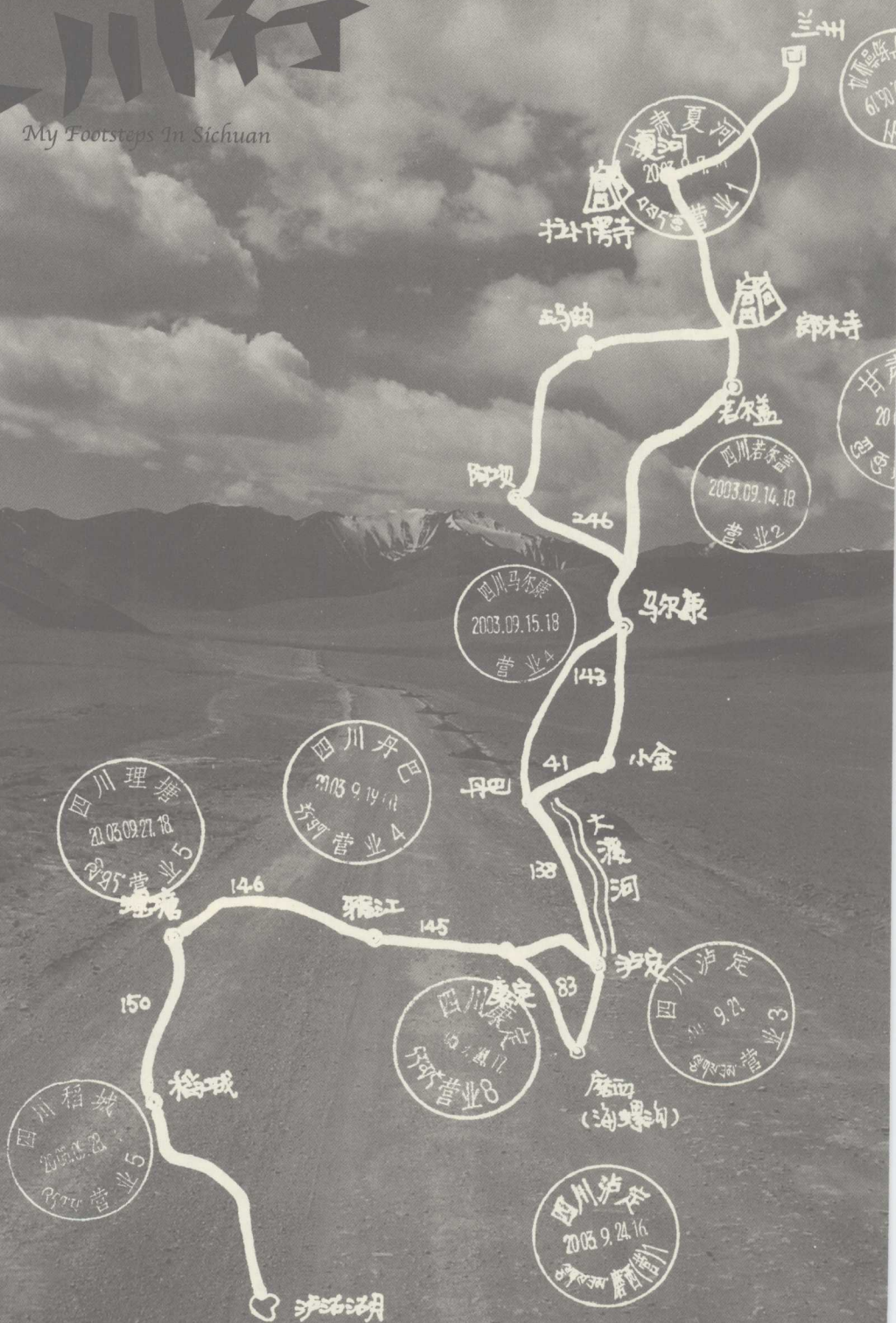


- 77 西宁
- 79 玛多岔口
- 80 玛多
- 81 扎陵湖乡希望小学
- 99 玛多—玉树
- 101 玉树
- 107 囊谦
- 111 囊谦—类乌齐
- 117 类乌齐
- 124 昌都
- 127 江达
- 129 德格
- 136 雀儿山
- 139 甘孜
- 143 色达
- 160 班玛
- 162 玛沁
- 164 拉加
- 167 湟中



- 171 叶城
- 175 219国道
- 185 狮泉河
- 188 札达
- 190 古格
- 194 札达—塔钦
- 196 冈仁波齐
- 202 玛旁雍错
- 205 巴嘎
- 208 巴嘎—萨嘎
- 210 萨嘎—拉孜
- 212 萨迦
- 214 日喀则
- 217 江孜
- 220 拉萨
- 228 西宁

My Footsteps In Sichuan



丹巴是出美人的地方。碉楼的修造虽说是战争的需要，但更像图腾。





//// 夏河

01

提起甘肃，我会想起古代关于出塞的那些著名诗篇。我对塞外的印象就起始于这些文学描述，睁眼闭眼全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我猜，古代文人对塞外一边忌惮，一边神往，不然他们怎么能把那么苍茫辽阔的地方写得如此美丽而又哀愁？

我们一直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来帮助自己幻想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到了今天，西藏就是这样一个遥远的真实存在，我们对她的复杂感受和诗人的塞外情怀不谋而合。

直到我知道甘肃有一个甘南藏族自治州，我才意识到这里不仅曾经通往突厥，还通往吐蕃。甘南一点都不荒凉，有美丽的雪山、碧湖和喇嘛庙，是我藏地之旅的第一站。

出发去甘南的那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在兰州，大家还过着夏天，可在300公里以远的夏河，听说已经下雪了。夏河是甘南的一个县，几乎可以成为甘南代名词的拉卜楞寺就在县城的西面。县城的名字就叫拉卜楞镇。

凌晨六点，天色幽暗，行人稀少。朋友老四带我来到兰州城有名的金鼎牛肉面馆，一定要我吃一大碗香喷喷的牛肉面以后再出发。

老四告诉我说：“到了夏河就没什么好吃的啦”。

显然，老四很不放心我的这次藏地孤旅，送我去车站的路上还在一个劲儿地劝我改变主意。这多少让我感到几分沮丧，仿佛前行的道路疑云密布，落脚的地方凶险莫测。当沿着213国道经过六个小时相当舒适的旅行过后，我站在夏河街头，头

顶饱满的蓝天，旅行的冲动和兴奋终于回到了身上。

夏河县城海拔将近 3000 米，大夏河穿城而过。县城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名毫无特色，叫人民街。车站位于街的东头，拉卜楞寺在街的西头。

我从车站沿街西行，找到了在背包客中声誉日隆的卓玛旅社，可在蓝色的大招牌下面，却是家杂货店。卖货的老头见我站在门口张望，便指着店内紧闭的一扇小门，招呼道：“这就是卓玛旅社。”

卓玛旅社给了我“大隐隐于市”的第一印象。只要不是缘怪一面，来自远方的客人总能推开那扇不起眼的小门，把沉重的背囊卸下，暂时歇歇脚。

转过街角，卓玛旅社还有一个出入口，铁门常掩。门口始终坐着一个回族老汉，与其说是看家护院，不如说是享受阳光。

眼下显然已经过了旅游旺季，空荡荡的旅社里客人只有寥寥数位。旅社不提供膳食，但每天早六点到晚十点提供洗澡的热水，这对很多驴子来说，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

我楼上楼下转悠，最后挑选了三层晒台上更像是临时建筑的一间玻璃屋。服务员开始麻利地收拾屋子，扫出了几百具苍蝇的尸体。我抓起被子使劲一抖，又有 N 多只死苍蝇像伞兵一样从天而降。服务员抱歉地解释说这屋子空关很久了。她更换了干净的被褥，并按我的要求拧上了一只大灯泡，好让我在晚上效仿古人，写下点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篇章来。

这样的一间屋子，旅社收我 20 块钱一天。苍蝇贪图安逸，在这间屋子里全军覆没。我不在乎这些。我实在是喜欢每个角落都有阳光驻脚的这间屋子，更何况躺在床上就能望见拉卜楞寺的转经道和远处青翠的山梁。

半夜时分，我被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声惊醒，冰雹敲打着这间孱弱的玻璃屋。些许担忧并没有妨碍我重返梦乡。再度醒来已是清晨。唤醒我的不是风雨，不是阳光，也不是鸟鸣，而是松柏树枝燃烧时所产生的清香，它们源源不断从窗缝钻到我的鼻前。

我起身来到晒台，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煨桑。

透过炉内升腾起的烟雾，我发现远处云雾低垂，山坡披上了薄雪，整个拉卜楞寺安静地卧在初秋这个清凉的早晨里。

在藏地旅行，煨桑炉随处可见，而且是在精心选择的洁净之处。煨桑时，先将松柏树枝塞进炉内点燃，然后撒上糌粑、茶叶、青稞，最后用树枝蘸上清水向燃起的烟火挥洒三次，同时，念六字大明咒。佛经上说，神灵不食人间烟火，只要闻到桑烟之香味便宛如赴宴。所以，煨桑就是请菩萨吃饭。菩萨吃高兴了，就会引导自己脱离苦海。

我和老太太语言不通，只能以微笑传递问候。后来我得知，老太太是卓玛的母亲，她的闺女目前居住在美国，很少返乡。近年来，夏河县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藏胞回来建设家乡，以极其优惠的方式帮助他们建立起了类似卓玛旅社这样的旅游服务实体。卓玛旅社旁边的华侨饭店也是这样兴办起来的，档次比卓玛旅社高出一截，一进门就有人跟你说英语。

在夏河的日子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呆在洒满阳光的玻璃屋里，哪儿都懒得去，不是斜躺在床上读书，就是不可抗拒地在秋日的暖阳里反复睡去。

书是我在夏河的新华书店买的。这是一家呆板得可爱的书店，简直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极度匮乏。在这里，书同样少得可怜。老式的柜台把我和书分开，像是考验我的视力，柜台后面站立着面无表情的服务员。环境决定了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我模仿以前流行的革命口吻说：“同志，请把那本书拿给我看看好吗？”我始终认为偏远小镇上的书店隐藏着意外和惊喜，这样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也算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阿来的《大地的阶梯》，一本是龙冬的《藏行笔记》。这两本书写的全是藏地，和我的方向不谋而合。

老四说过夏河无美食，我不信。经高人指点，我在夏河的再就业市场找到了一家无牌无匾的牛肉面馆，桌椅全摆在院子里，无遮无掩，伙计端着碗灵巧地像鱼儿一般在桌边穿梭游走。牛肉面的味道很好，丝毫不输于兰州的马子禄或金鼎。吃得兴起，我便学草莽英雄状，一拍桌子，喊道：

“小二，切一斤上好的牛肉来！”